

以对残酷真实的优美叙述成为欧美军迷的必藏回忆录之一，已被翻译成12种语言

东线  
On the  
Eastern

# 狙击手

二战风云 II

# Sniper on the Eastern Front



骑士铁十字勋章 德国王牌狙击手

# 艾勒伯格回忆录

【德】阿尔伯切特·维克尔 著

Sepp Allerberger

二战风云 II



# 狙击手

## Sniper on the Eastern Front

【德】阿尔伯切特·维克尔 著

小小冰人 编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特别声明：**本书为战史研究用，为保持原作风格，译者未作删减。书中所有有关二战德国的内容以及对苏军的不同看法，乃作者个人观点。凡涉及到纳粹及其党魁的标志、图片，均不代表作品宣扬其思想，仅限于历史研究用途。

**名 称** 二战风云Ⅱ  
东线狙击手  
**策 划** 罗应中  
**作 者** ALBRECHT WACKER  
**编 译** 小小冰人  
**责任编辑** 欧阳鹏  
**设 计** 何华成  
**文字编辑** 刘颖

**出版单位**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读者服务** luoyz2004@163.com  
**电 话** (023) 63004719

**网上购买** <http://dnbts.mall.taobao.com>  
**咨询电话** (023) 63658956

**版权声明** 本手册中有个别因地址不明而未支付稿酬的作者，请与重庆市版权中心联系，由其代为转交支付。  
**电 话** (023) 67708230 67708231

**CD生产** 苏州新海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文本印刷**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规格** 787mm×1092mm 1/16 印张9.5  
**版 本 号** ISBN 978-7-900747-30-3  
**定 价** 29.8元(1CD+手册)

盗版必究，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和手段复制或抄袭。

## 英文版序言

■ 我是一个德国人，在二战结束后的第十年出生。我们那个时代是伴随着诸如“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所有的德国人都是战争罪犯”、“做个德国人就意味着是一条欧洲斗败了的狗”等这些口号长大的。当我七岁的时候，一个法国面包店老板拒绝卖面包给我，并称我为“Boche”（猪）；当我九岁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军残酷对待囚犯的展览，我们被迫观看了两个小时的纪录片；当我四十岁时，参观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一名英国游客知道我是德国人后，他冲我打招呼说“嗨尔，希特勒，弗里茨！”\*

所以，在德国境外推出英文版的关于二战德军狙击手的书籍，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本书的主角，艾勒伯格先生，在他同意把他的战时经历原原本本告诉我之前，我已经跟他洽谈了将近15年的时间。经过很多次严肃的会谈后，我们决定告诉他，我们真的很喜欢他的故事。我们的目的是为读者们提供一种坦率的观点去洞察当年东线战场的生与死，而不是通过官方的战争历史书籍。

这一版本的《东线狙击手》，是由Geoffrey Brooks翻译的，他把艾勒伯格先生的故事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出来。我想告诉读者们的是，这本书的最先版本是第三人称的叙述形式。我们也曾在一起详尽地讨论过我自己更加偏爱的叙述方式。如果读者们接受这本书——就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我们也会认真地考虑再推出一个新的版本，更接近于我的原著，并带有更多的插图。

阿尔伯特·维克尔  
ALBRECHT WACKER

---

\* “弗里茨”是外国人对德国人的称呼，就像德国人称呼俄国人为“伊万”一样。有点类似咱们中国的“老王”“老张”等。

## 前言

■ 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束，希特勒的军队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向西撤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将永远成为德军士兵在面临极度困境时所展示的战斗能力的标记。

对于这场战役，无可否认，已经有了很多的著作，既有事实又有分析。但是，战场上人们遭受的磨难、每天面对恶劣的气候以及敌军时所作的苦苦挣扎、极度的恐惧与担心，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要想用语言来准确描述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所尝试的，仅仅是努力记述那些战士的经历和情感。

书中的男主角是一名狙击手，从一开始就了解这一精英型士兵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从他们的自身角度看，由于出色的军事技能，他们得到了大家的钦佩和尊重；他们往往身处敌后，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独立作战；他们所作出的成绩和贡献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从敌人的角度看，这些狙击手就是垃圾中的垃圾，比不加警告就胡乱开枪的冷血杀人犯好不到哪里去。一个狙击手能幸存下来，并且说出他这一行当的秘密——绝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技术生存，这就意味着必须牺牲那些倒霉蛋的生命。毫不奇怪，几乎所有幸存的狙击手都闭口不谈自己的经历，就好像这一切从未发生过。这就很好地说明了他们的个人记述为何如此罕见并广受欢迎的原因。

时隔五十年后，一名最厉害的德军狙击手决定打破沉默，通过漫长的交谈与他的传记作者分享他那非同寻常的经历。当然，事隔那么长时间后，对那些可怕事件的记忆会远远超过其他事情，这就必须把那些秘闻轶事整合成一个凝聚的整体，通过一丝不苟的研究来填补相应的空白并为那些事件配上背景，这是个复杂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所呈现的故事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作者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每个人都认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当苏军和盟

军的神枪手被称为“英雄”而无比荣耀时，德军的狙击手却成了邪恶的杀手。奇怪的是，甚至在他们自己国家，情况也是如此。

以下所述的就是塞普·艾勒伯格（Sepp Allerberger）的故事。战前，塞普是萨尔茨堡附近一个小村庄的木匠，但是，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也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他所在的部队，第三山地师第144猎兵团被部署到了东线。塞普和他的那些战友，绝大多数是来自阿尔卑斯山区，无疑，这让他们更加亲近，士气更高，不管遭遇了多少挫折和困难，他们依旧成功地保持着这一士气。

接下来的记述生动地描绘出，从斯大林格勒的撤退，是对每一个参与者的最大考验。第六集团军被歼灭后，不知何故，第三山地师成功地逃脱了包围圈，从而避免了和他们众多同胞们相同的命运。经过在米勒若沃（Millerowo）冬季的血战，塞普所在的团，战斗力缩减到原建制的四分之一，但该师突围而出。

接下来的几个月，第144猎兵团在靠近伏罗希洛夫斯克（Woroschilowsk）站稳了脚跟，随着补充兵和新装备的到达，该团充分恢复了战斗力。和他们过去所经历过的战斗相比，艾勒伯格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首先面临的是轻微的战斗，而不是大规模的进攻。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威胁，这就是来自苏军狙击手的持续骚扰。总的来说，那些狙击手的受害者大多是新兵，没有太多战场经验。防守中的德军发现，面对这种不间断的威胁，他们几乎无能为力。首先是很难发现对方狙击手的准确位置，其次，即使找到了他们的所在，总是用迫击炮和机枪驱逐他们也使得这些武器严重供不应求。

对德军来说，越来越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迫切需要训练有素的神枪手来与敌军对抗……

# CONTENTS



## 第一章 乌克兰前线的机枪手

008

### MACHINE-GUNNER AT THE UKRAINE FRONT

我放下自己的MG机枪，我认为有责任去帮帮他。一名军士拍着我的肩膀喊着：“向前冲！为你的朋友你做不了什么。给我们的人提供火力掩护。”那名负伤的年轻人双膝一软，脸朝下倒在这片震荡不止的土地上。我重新端起MG机枪，匆忙向前冲去，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求生的原始本能占据了我不全部的意识，死亡、恐惧、焦虑完全失去了意义。射击、装弹、向前冲是唯一的现实：寻找掩护、搜索敌人——就像捕食中的动物一样。

## 第二章 狙击手出现

022

### A SNIPER EMERGES

通过瞄准镜，我看见那个家伙的头颅消失了，舱口盖上洒满了鲜血。几秒钟后大家一起开火了。三辆坦克停止不动，承受着我军阵地上暴风骤雨般的枪弹，但对它们却无一伤害。几分钟后，坦克的马达轰鸣起来，转过身开了回去，这证实了我的猜测。苏军的进攻失去了指挥，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后续行动开始了，但明显缺乏动力和信心。

## 第三章 尼克波尔，堑壕战的滋味

034

### A TASTE OF TRENCH WARFARE AT NIKOPOL

最后一个幸存者拼命挣扎着，这给了我开枪的机会。那个俄国佬用力刺出了他的最后一刀，那一瞬间，他的脸进入了我的瞄准镜的十字线里，我立即开了一枪。那名德国步兵瞪大了双眼，不可思议地盯着这个俄国佬被打爆了的头颅，它被一发子弹彻底打炸了。头骨的碎片以及脑浆喷洒在他的脸上和衣服上，一种混合了恐惧与解脱的意外幸存感浮现在这名猎兵的脸上。在新的生存希望的鼓舞下，他朝着我的战壕飞奔而来，并且成功了。

## 第四章 从尼克波尔撤退

046

### RETREAT FROM NIKOPOL

我们的两支步枪牢牢地瞄准了推测出的苏军狙击手的藏身之处，等待着稻草人的亮相。当它升起时，俄国人犯了他致命的错误。他有些过于自信了，这就是要了他命的原因。很明显，他已经不再考虑这是否是诱饵的问题，于是，他在原来的位置开枪了。他的枪声一响，我们立即予以了回应，我们俩都用了一发缴获来的宝贵开花弹。然后，我通过瞄准镜观看着接下来的一场戏：一阵乱哄哄的忙乱后，某个沉重的东西被拖走了。一个苏军观测员不知死活地站起身，用望远镜观察着我们的阵地。两发子弹同时钻进他的脑袋，它就像一个熟透的南瓜那样炸开了，他的望远镜落在胸前并未损坏。现在该轮到俄国人龟缩回他们的战壕里了，可以让我们的战友继续挖掘战壕了。

## 第五章 通往因古列茨路上更多的恐怖

058

### MORE HORRORS ON THE ROAD TO INGULEZ

我的肌肉开始酸痛，我觉得自己需要舒展一下自己的四肢并把腿盘起来，就当我把右脚放在左脚后跟上时，我听见苏军阵地上响起了一声步枪声，随即觉得右脚跟处被重重一击。我本能地深深蜷缩在散兵坑里，检查着自己所受的伤。整个后跟跟处的靴子被削掉，一串串的血迹渗透了靴底。我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狙击手干的，而且，他肯定是最好的，无论是他的观察还是射击都无懈可击。

## 第六章 被打死的马匹，哥萨克，女狙击手和我们自己

068

### KILLING HORSES, COSSACKS, WOMEN SNIPERS AND OUR OWN

一名年轻的姑娘，可能不到20岁，子弹击中了她的胃部，她的步枪压在身下。一名猎兵把这具毫无生气的身体翻转过去才把步枪收缴了。她的右手放在军装内，捂着胸部巨大的伤口。当那名猎兵弯腰时，她拽出了一把托卡列夫手枪，鲜血汨汨地流淌着，她用嘴形表达着：“打倒法西斯！”随即用尽全力最后一丝力气扣动了扳机。那名猎兵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子弹贴着他的裤子飞过。就在他往旁边闪的同时，手中的MP-40也响了，一串子弹射进了她的身体，结束了她勇敢的职业生涯。

## 附录一：狙击手与狙击战术

138

## 第七章 德涅斯特河宜人的日子

078

### BALMY DAYS ON THE DNIESTER

“欧宝闪电”卡车的发动机不耐烦地轰鸣起来，我跑过去抓住车厢的后挡板上了车，我是十一个获准离开者中最后一个上车的。临分手时我握着那个年轻的猎兵——我的替代者——的手，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会被打死的，这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觉让我浑身发抖，这种想法突然出现在我脑海：“可怜的家伙，他已经活不长了。”

## 第八章 1944年夏天，在尤登堡的狙击训练

078

### RESPIRE: SNIPER TRAINING AT JUDENBURG, SUMMER 1944

我们的训练班找来一门真的迫击炮现场开火，而另一种武器——斯大林管风琴——则使用留声机录下它的声音来做示范，这种最令人恐惧的苏制武器是一个多管火箭发射器，安装在卡车上。一个“喀秋莎”连能把足球场大小的一块阵地彻底翻一遍，把它整个笼罩在弹雨之下。这种武器发射时所产生的有节奏的呼啸声音量极大，听得让人反胃。我那些同学问我，对它有什么好的防御办法，我告诉他们：“尽可能找一个最深的洞躲起来，然后，祈祷吧！”

## 第九章 背后一刀

092

### THE STAB IN THE BACK

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狙击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两个俄国佬必须被打死，不是出于狂怒，而是由于专业！我把第一个俄国佬套进自己的瞄准镜，屏住呼吸，冷静而又全神贯注，我轻轻地扳机上施加着压力，平稳地扣动了它。子弹撕开了目标的胸部，他像个洋娃娃一样被猛地推到了后面。第二个家伙惊讶地四处环顾：他的脸进入了我的视线，我又开了一枪。两个家伙都死了！主要的工作已经完成。

## 第十章 我开始了解了这些苏联解放者

106

### THE SOVIET LIBERATORS AS I CAME TO KNOW THEM

就在这时，大约200米外，我看见我们营的先头部队小心翼翼地穿过镇子的废墟向这里走来。如果我现在开枪，我觉得我可以支撑到我们营到达。我仔细地瞄准着，几秒钟内就把那名中尉和另一个军士击毙了。其他的俄国佬显然训练有素，他们迅速跳下车，用精确的火力的对我还击，子弹纷飞，弹着点非常近，这迫使我不得不趴低身子躲避着弹雨。但是我成功地狙杀了目标。惊慌的俄国佬突然看见一大群德国士兵穿过阴影，呈扇形阵势交替掩护着朝他们冲来，于是他们决定使用更强大的武力。但是在他们背后有一个德军狙击手，而且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 第十一章 我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

114

### I WIN THE KNIGHTS CROSS

显然我被忽视了，我趴在距离那两个还留在开阔地带的德军伤兵稍远处，一动不动，装作已经死了，希望能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我看着苏军第一轮进攻的两个波次已经离开了他们的战壕，于是我伏起身，像复苏的僵尸那样，用枪上的瞄准器对准80米开外的敌军连续射击着。为了确保能命中并让开花弹去完成其余的工作，我所瞄准的区域都是臀部以上。带着极大的破坏性，每发开花弹都在俄国人的肚子里找到了目标，打烂了他们的内脏和肠子。苏军士兵大感震惊，他们没想到会遭到突如其来的幽灵般的射击，而且还是从侧翼的斜向角度，随即他们变得恼羞成怒，事态完全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 第十二章 飞行法庭和长途跋涉回家

078

### FLYING COURTS AND THE LONG TRUDGE HOME

突然，那具“尸体”睁开了眼睛，随即坐了起来，带着疯狂的眼神咳着血，然后这家伙端起手边的MP-40冲锋枪扣动了扳机。炮兵们四散逃开并扑倒在地上躲避着，整整一个弹匣的子弹从他们的头顶扫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过了几秒钟，这个捷克人向后倒下，终于死掉了。整件事情是个坏消息，因为这个死掉的游击队员不太可能是单独一个人。





# 第一章 | 1943.9 | 乌克兰前线的机枪手

CHAPTER 1: MACHINE-GUNNER AT THE UKRAINE FRONT

**我**出生于1924年9月，家在一个小村庄里，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属于奥地利的那一侧，靠近萨尔茨堡。离开学校后，我做了父亲的学徒，他是一个木匠，经营着一个拥有两名雇员的小店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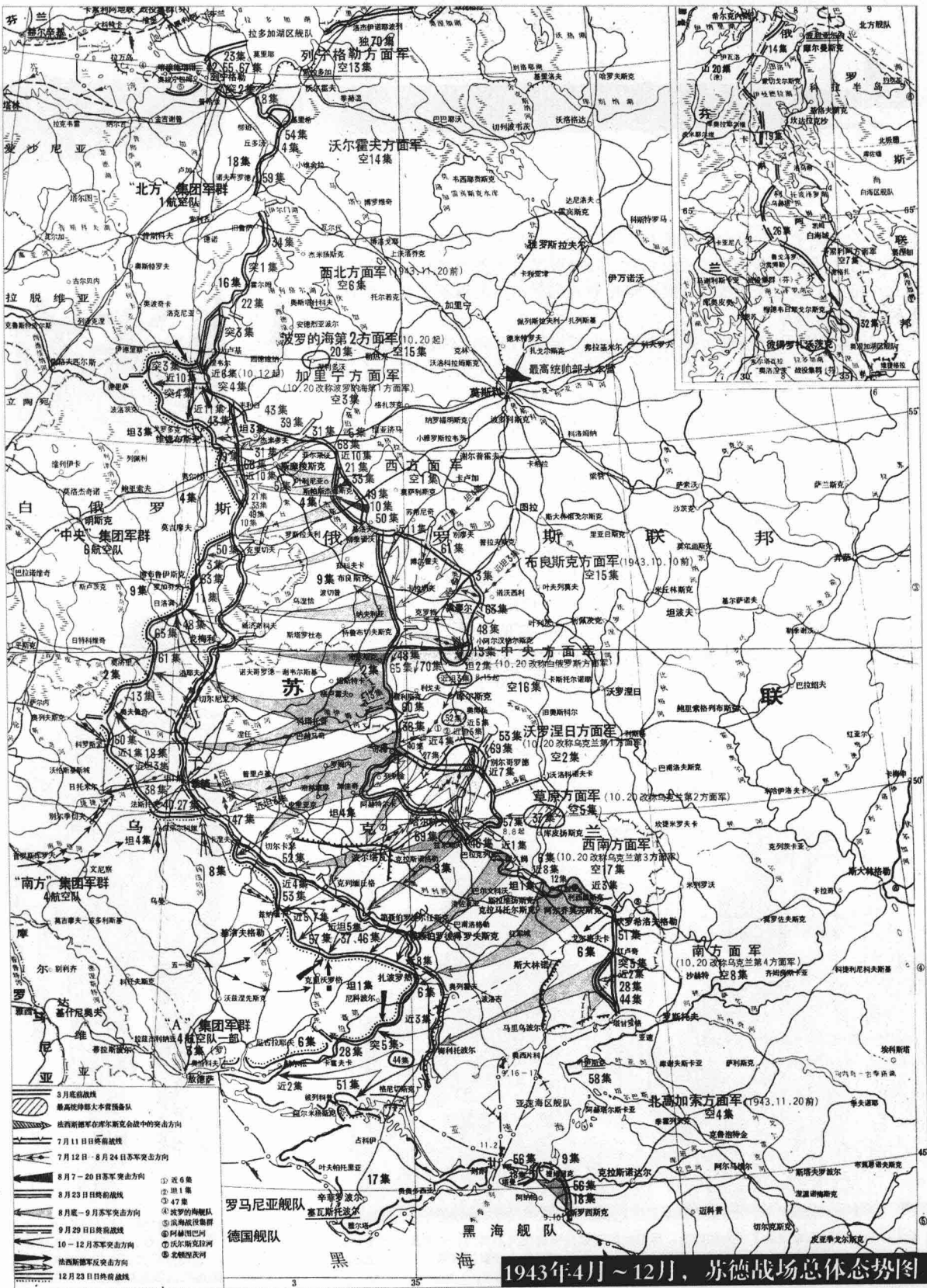
1942年秋天，应召加入德国国防军（Wehrmacht）的合格通知被送达我们村，对村里每个人来说，这可是一个喜庆的日子。结果，我们十二个英雄穿上了节日盛装，消防队的乐队演奏了一首活泼的小夜曲，乡长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其中提到了祖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然后，“德国少女联盟”的姑娘们给我们每人一大束鲜花，并帮我们把它戴在蒂罗尔帽檐上，如果有谁没带帽子，那就把鲜花佩在衣领和左肩上。接下来，我们坐下拍了一张集体合影。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过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战场上的可能性。战争结束后，我们这十二个人，只有六个还活着。\*

在1943年2月我被正式征召进第三山地师第144猎兵团（Gebirgsjäger Regiment 144 of 3. Gebirgsdivision）之前，我还可以完成我的木匠学徒学习。第三山地师的征募对象主要来自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在库夫施泰因（Kufstein），我通过了装模作样的健康检查，他们宣布“Kriegsverwendungsfähig”——适合服役！然后又经过一些常规的手续后，我拿到了发给我的制服等，十天後我赶到贝希特斯加登西面的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兵站报到。当完成了为期六个月的军事训练后，我成为了一



↑ 斯大林格勒，两名苏军士兵正在战斗，其中一人显然是狙击手。《兵临城下》电影出来时，瓦西里与德军康尼上校的对决曾被大家津津乐道，不过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决斗是编造出来的，因为双方的军事记录里从未记载过这次决斗。

\* Bund Deutscher Mädchen，德国少女联盟。纳粹德国的青少年组织构成如下：10~14岁的男孩子加入“德国少年团”，女孩子则加入“女童队”；14~18岁的少年男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少女则加入“德国少女联盟”



名合格的机枪手。在整个训练的基础课程中，我从未听说过“狙击”这个词是步兵作战的战术构成，无论是我军还是苏军。虽然也曾提到过苏军的男女神枪手们喜欢在前线的后侧阵地对着我们射击，但这不正是我们机枪手的主要目标吗？

训练是艰苦和严格的，可并不像战前所描绘的那样，充满了欺骗，也不允许士兵们懒懒散散。所有的新兵经过这种训练，无论是体能还是武器操作，都达到了巅峰状态。训练我们的教官们战场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尽心尽力地把他们所掌握的实用知识传授给我们，他们很清楚作为新兵将面临的战场危险是什么。

1943年9月初（艾勒伯格接到出发令是1943年9月，但在后面他参与的第一次战斗又变成了1943年7月。原文如此，估计是笔误。），我收到了出发令，赶赴东线的南部战区加入第144猎兵团，靠近伏罗希洛夫斯克（Voroshilovsk，1943年之后更名为斯塔夫罗波尔），那是一座乌克兰的城市，位于亚速海（Sea of Azov）东端再往北数百公里处。对大多数新兵来说，他们还有三天的假期，这是向自己家人告别的最后机会。妈妈的手在我头上温柔地抚摸着，我的爸爸——这位一战时期的老兵，躲在他的木匠铺里，把他的担心深深地藏在倔强的嘴唇后。当我即将踏上返回米滕瓦尔德兵营的汽车时，妈妈放声大哭起来，爸爸紧紧地拥抱了我，这是他过去从未做过的举动。很显然，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对我低声说道：“一切小心，我的孩子。我从心底里希望你能安全回家，但是，这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汽车慢慢地驶离了村子，我向他们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盯着前方，如果不这样，我自己肯定也会哭出来了。



↑ 斯大林格勒导致德军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尽管他们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实力。但苏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后，终于从血与火中锤炼出一支顽强的部队。到了本书主人公参加战争时，图片上这一幕就经常发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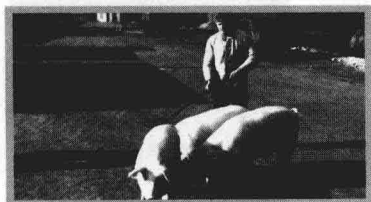
↑ 东线战场素以残酷无情著称，即便是举手投降也未必会有更好的结局，这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样。图片上的一名苏军战士手持一支托卡列夫半自动步枪。托卡列夫半自动步枪是一种出色的武器，但苏军士兵普遍对它的评价不高。



↑ 德军山地猎兵的标准打扮，手持登山镐，身背绳索，脚上穿着登山靴。根据《黑色雪绒花》一书记载，山地猎兵的训练非常艰苦，登山时背负的物品远比这张照片上多。



← 莫辛纳甘狙击步枪。本文中提及的莫辛纳甘91/30式步枪，实际上91指的是1891年该枪定支定型生产，而30则是1930年的改进版本。注意图片上该枪的弹仓紧贴着扳机护圈处，这是莫辛纳甘步枪的一大特征。它的瞄准镜通过一个在枪身左侧的支架安装。



↑ 部队里也要养猪，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德军的东西都是抢来的。但显然这些人并不在枪林弹雨的前线。

↓ 几名德军正在操作一门PAK35/36反坦克炮，德文中的PAK指的是：PanzerabwehrKanone，意思是“反坦克炮”。这种37mm火炮的口径较小，导致其穿甲威力严重不足，尤其是遭遇重型坦克时更是如此，由此得到了“敲门砖”的恶名。很快，这种反坦克炮被PAK38 50mm火炮取代。

几天后，穿过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大草原，我们被运送到顿涅茨盆地（Donetz Basin）。\* 每节运牲畜的车厢里都铺着厚厚的稻草，这些车厢连成一串，由两部火车头牵引着。为了防止敌人空军或游击队的袭击，有两节货运车厢上还安装了20毫米四联装高射炮。现在是俄罗斯的七月，天气酷热难耐。

1943年年初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损失了25万人马，包括全部的武器和装备，这标志着德国军队好运的终结。1942年12月18日和19日，连续两个晚上，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要求希特勒允许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中突围，这是拯救第六集团军的唯一办法。他的提议得到了总参谋长蔡茨勒的积极支持，但希特勒却拒绝了这一建议。后撤一步，无论在

\* 顿涅茨，过去我们常称之为“顿巴斯”，这里按照英语原文译为“顿涅茨”，具体地理区别不再做进一步研究。



什么地方，都违反了他的军事部署。现在，最后的希望就是陆军元帅保卢斯了，正如希特勒的军事副官盖尔哈德·恩格尔少校在1942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明确指出的那样：

狼人，元首最高统帅部（FHQ Wehrwolf.）：这里意志消沉。每个人都希望保卢斯能冒险下达命令，让他的部队突出重围。即使物资装备完全损失，但他至少可以拯救那些士兵。约德尔今晚的发言非常严肃，看得出，他指着保卢斯能来个“将在外，军令可有所不受。”\*

但保卢斯不是曼施坦因，甚至不是约德尔，所以第六集团军只好待在斯大林格勒等着腐烂。在1942至1943年的冬季，第三山地师第144猎兵团在斯大林格勒南侧奋战，勉强逃脱了被包围的厄运。经过在米勒若沃的一场血战，该团突围而出，到达伏罗希洛夫斯克的新前线后，该团的实力衰减到原先的四分之一。接下来的六个月间，第144团一边挖掘战壕防守，一边接纳新兵和新装备以恢复自己的战斗力。在这段休整期间，他们很幸运地只遭遇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袭击骚扰，发生了几次小规模战斗，以及偶尔的炮击和苏军狙击手的冷枪。

苏军狙击手的受害者，主要是一些新兵和缺乏战场经验的人。由于缺乏重武器，大多数时候，德军对于苏军狙击手无计可施。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现象：确定了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后，德军用中距离步兵武器反击，例如迫击炮、MG机枪，甚至是比较罕见的PAK反坦克炮。德军完全没有能与之对抗的狙击手。



↑一名已经负伤的苏军领导指挥着其他士兵继续抵抗到底。苏德战争开始时，希特勒就以苏军这样的领导“在无望的情况下指使士兵们继续送死”而下令不予对方战俘待遇。

↓这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吧！几个苏军士兵拿着一本美国画报看得津津有味。《YANK the army weekly》是二战中美国发行的杂志，也是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过去一直有一个误传，认为玛丽莲·梦露的第一次亮相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其实不是，但由此能看出该杂志的名气之大。

\* 希特勒位于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叫做“狼穴”，设在苏联境内文尼察的前线指挥部称为“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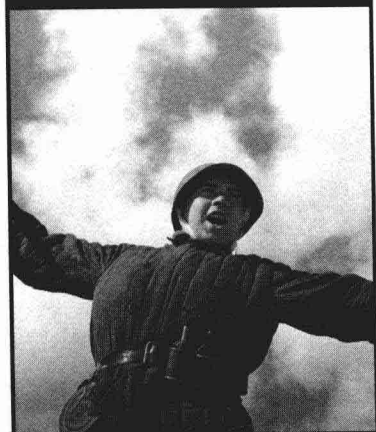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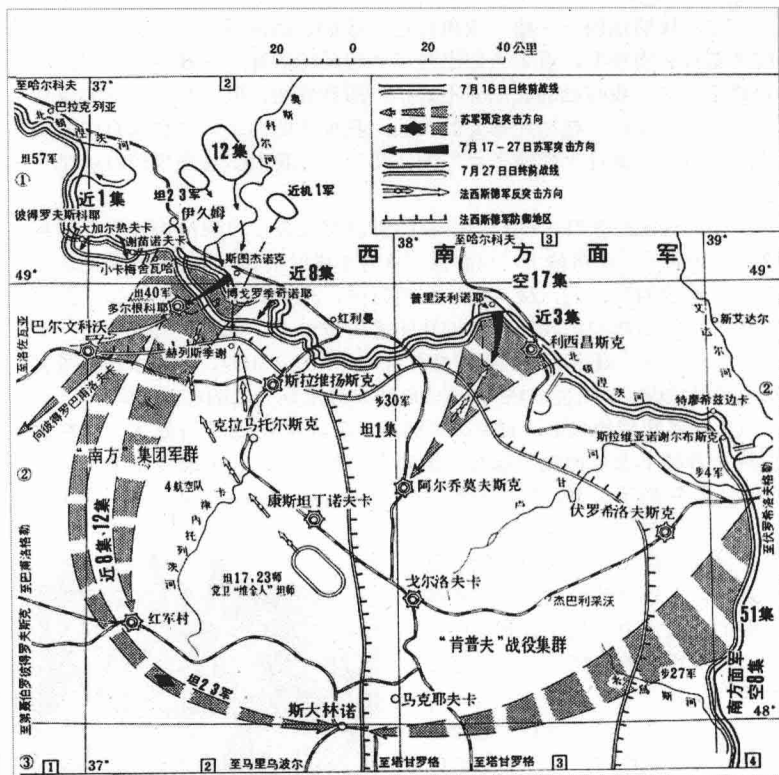
↑紧张的战斗期间也需要轻松一下，尤其在女孩子面前更要表现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图中摆放的一挺老式MG-08马克沁机枪呈高射机枪状，枪声把女孩子吓得捂住了耳朵，这引得一帮男子汉开怀大笑。



↑让我看看，打中没？



↑战斗中的苏军士兵。苏军士兵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伤亡极大，其中的原因很多，兵员素质较低、单兵作战能力低下、指挥失误等是最主要的因素。相比之下，德军即使到了战争后期，对新招募的兵员也要经过一定的训练才能投入战场。



↑苏军西南方面军于1943年7月17~27日实施的进攻战役，其目的是为了牵制德军顿涅茨集团，以防其增援库尔斯克战役。

我加入了一个作战小组，从而完成了最后的人员补充工作，这使得第144猎兵团彻底恢复了原先的实力。近三周末，第三山地师恐慌地注视着苏联红军，对方得到了大量美国武器装备，正准备在顿涅茨盆地以及乌克兰发动新的攻势，所以，每一名到达伏罗希洛夫斯克的新兵都非常受欢迎。

当我们到达后，立刻“幸运地”得到了战火的洗礼。根本没有机会让你去慢慢适应，到达部队的第二天，就投入了瑞德基纳峡谷（Redkina Gap）的激烈战斗中。我们被分配到的这支部队是属于“战场消防队”性质的，战后的幸存者都认为，第三山地师纯粹被当作步兵使用，而且总是出现在东线战场南方战区的热点作战地区。这导致我们师的损失非常大，根据最终统计，全部的伤亡人数是部队建制的好几倍。

顿涅茨盆地拥有大量的煤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物资来源地，这无疑是交战双方关注的焦点所在。当初，随着德军的挺进，这里众多的矿井及其庞大的地下坑道并未经过仔细的检查或清理，所以很多建制完整的苏军战斗群躲藏在地下，静静地等着德军部队从头顶上走过。无论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些，总之这些苏联军队会突然出现——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出来的——从背后攻击德军防线。这种遭遇战发展成可怕的贴身肉搏，双方常常会跌入矿井的坑道中。

伴随着高昂的斗志，苏军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目前正在试图扩大桥头堡阵地。第三山地师的指挥官考虑到眼前的情况非常危险，他立即下令发起反击，但这一行动并未做好事前准备，部队也没有重新整编。反击虽然成功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1943年7月18日，天刚亮，我们这些猎兵悄悄地进入了前沿阵地，大伙儿的脸上明显带着紧张和焦虑。一场新的战斗打响前，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方法排解焦虑——嚼一块黑面包、吸烟、撒尿或者是频频去大便——很多新兵肌肉痉挛，看上去似乎患了“运动障碍症”。我带着严重的不适看着这一切。我自己的状态并不好：一想到食物，肚子里马上开始反胃，同时，四肢发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我彻底明白了，一名富有经验的排长——他早已受过“前线圣水”的洗礼——对我们新兵来说简直就是上天恩惠。\*

注意到我的恐惧，排长用平静的语调对我说：“保持深呼吸，猎兵！把注意力集中在MG机枪上，只要像训练时那样射击就行了。注意我的信号。我会照顾我的孩子们，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会和你待在一起的。到现在为止，我每次都能把我的排从混乱的战场带出来，我还从未损失过一个弟兄。”他的话，最后两句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但是，却给了我力量去克服自己的焦虑，并且能立场坚定地面对战火洗礼所带来的任何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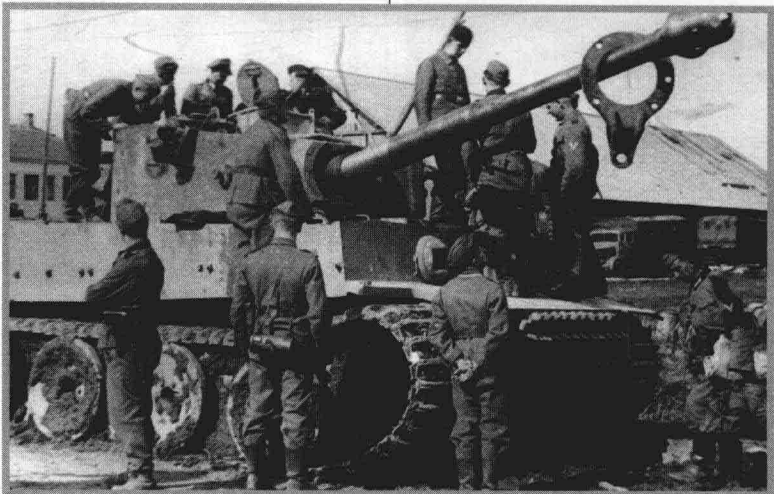
伴随着猛烈的炮击，我军进攻的第一阶段在5点之前开始了。正在进行的炮轰看起来像要把我们前面的地面全部犁上一遍。土地被连续而又沉闷的炮击炸得翻了过来，每一发炮弹的爆炸，都裹着大团大团的泥土和青草，抛向清晨晴朗的天空。随着炮击的延续，在炮弹落地的轰鸣声和弹片四溅的呼啸声中，我注意到那些炮弹在空中所发出的奇怪的、令人恶心的尖啸。

我们这些猎兵，蜷缩在战壕里，等待着向前进攻的命令。大约20分钟后，炮击逐渐停止了，紧接着就是一阵令人不安的寂静，这期间，苏军伤员可怕的哭喊声清晰可闻。进攻令下达了。突然间，我所有的紧张不安全感全部消失了。

战场吸引着我们向前，像旋风一般冲过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地面。与此同时，苏军的大炮开火了。我刚从战壕里挺起身，第一发炮弹就在我们的队伍中炸开了。我听见了炮弹破空的嗖嗖声，就在附近。我那些战友立即向右散开，但一个来自贝希特斯加登、十八岁的士兵被击中了。弹片割开了他的军装和腹部，肠子流了出来，大约一秒钟后，他带着不相信的神情试着把冒着热气的器官复位。

我放下自己的MG机枪，我认为有责任去帮他。一名军士拍着我的肩膀喊着：“向前冲！为你的朋友你做不了什么。给我们的人提供火力掩护。”那名负伤的年轻人双膝一软，脸朝下倒在这片震荡不止的土地上。我重新端起MG机枪，匆忙向前冲去，我的脑中一片空白。求生的原始本能占据了我全部的意识，死亡、恐惧、焦虑完全失去了意义。射击、装弹、向前冲是唯一的现实：寻找掩护、搜索敌人——就像捕食中的动物一样。\*\*

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种奇怪的蜕变正在发生：一个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从战壕里冲出来，经过暴力战场上几个小时的磨练，成为了一名步兵，用“warrior”这个词的本意来说就更好了——勇士！恐惧、鲜血、死



↑德军的一辆“虎”式坦克，貌似需要修理一番，很多德军士兵在一旁围观这个庞然大物。

\* 猎兵—Jäger，是德军中的一个兵种称呼，一般多见于山地兵。这个名称来自德国的历史传统，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为“打猎的兵”。一般说来，装甲掷弹兵属于重步兵，而猎兵则属于轻步兵范畴。

\*\* 冲锋时，绝对不允许停下来救助倒下的战友，这应该留给后面的救护队。某些以救助战友为借口逃避冲锋的士兵，军官往往会当场执行战场纪律。



亡，这一切就如同炼金术里的成分，陶醉或麻醉着其中的参与者：它结束了我的个人清白，扫除了关于“我的未来”所有的幻想和美梦，冲走了我的生活。我被迫杀杀杀，战场上的杀戮成了我的职业，命运要求我必须完美地掌握这一技能。

我们向前冲锋时，有那么一刻未受敌军火力的骚扰。MG机枪在我们的侧翼掩护着，我们这个战斗群小心翼翼地爬过灌木丛生的地带。20米开外的矮树丛中，敌军躲在一处隐蔽的阵地里开火了，一串冲锋枪子弹扫来，一名猎兵中弹，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我调转MG机枪，对准我们的冲锋方向毫不犹豫地开火了。几枚手榴弹扔了过去，苏军的阵地立刻安静了下来，猎兵们迂回绕到了苏军的隐藏地，不过他们现在已经逃之夭夭了。

灌木丛那边，躺着四具苏军士兵的尸体，差一点就掉进入口处，这个入口连通着经过巧妙伪装的地下坑道。这下面，很可能就是这些俄国人近几个月居住的“家园”，地上的新痕迹一直延伸进矿井。好奇心和迷惑感驱使猎兵们做进一步的侦察，他们把步枪竖起，慢慢地爬进了深不可测的

黑暗中。几分钟后，他们从地面上消失了。随后，我听见坑道里面发出了沉闷的射击声，过了没一会儿，这些战友们又爬了出来，一个个脸色都白得像纸，还有几个人在干呕，看上去每个人都都很震惊。

现在可没时间提问，苏军的一个连又发起了一次新的进攻，并伴随着旋风般的炮火。这场激烈的对抗一直延续到夜里十点，我们排退回了今天早晨发起进攻时的战壕里。我们对苏军抵抗的顽强程度完全估计不足，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在第二天再重复一次今天的进攻过程。双方都需要在夜间重新安排，双方也都需要休息几个小时。



↑德军“黑色战伤勋章”。德国在二战期间颁发的战伤勋章分为“黑色”、“银质”、“金质”三个等级，“黑色战伤勋章”是最普通的一种，只要在战争中负伤，包括在空袭中受伤的平民也可以获得这一勋章。

战火平息后，给我们分发了弹药和口粮，并为那些还能继续参加战斗的伤兵进行了包扎。相比我那些战友，打了一整天，我浑身上下毫发无损，我认为这是个小小的奇迹。各自拿着一大块面包和沙丁鱼罐头，蹲在地上吸着烟，彼此交谈着，回顾了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简单片段。我问起在矿井地下坑道里所发生的事情，两名幸存下来的猎兵说出了他们的经历，简单的话语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厌恶和震惊。这涉及到一个事实，那些非理性和无法理解的事情经常在战争中出现，这能让我们了解敌人的类型，了解人类（如果你还能这样称呼他们的话）的人性！

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着，我们的巡逻队在坑道里走了大约50米远，一处亮着微光的凹室，飘散着牲畜的恶臭。他们停了一会儿，让自己的眼睛适应一下黑暗，然后全神贯注往里面看去。一个角落处蜷缩着两个苏军士兵，年纪很轻，大约只有十六岁，他们俩挤在一起，好像这样就安全。另一个角落处，一些弹药箱被堆起来搭成一张桌子，桌上堆放着被肢解的尸体残骸。这些尸体显然被熏烤过以便于保存下来，日后可以作为口粮。第三个角落设置在一边，显然是用来洗漱和堆放垃圾的地方，现在，那里扔着一些已经腐烂的人体四肢、骨头以及被剔除下来的人体器官。出于好奇，一名猎兵询问那两个浑身颤抖的苏军士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另一名猎兵稍懂一些俄语，帮着他翻译。

两名年轻的苏军士兵开始说出了原委。去年八月期间，德军的装甲部





队隆隆地驶过了迈科普（Maikop）油田，夺取了伏罗希洛夫斯克，苏军全线后撤，有35名苏军士兵被留了下来。他们得到严格的命令，必须坚守这条被忽视的矿井坑道，尽一切可能，能守多久就守多久，或者守到苏军反击成功为止。几个月过去后，他们的食物已经耗尽。他们的领导，一名领导，被手下几个士兵指责，说他过于严格地执行了坚守命令。最后，一个士兵鼓起勇气提出抗议，并要求从坑道撤退。领导很简单地平息了这场小叛乱，他掏出手枪，对着两名抗议者脑门上各开了一枪。

领导对剩下的人挥舞着手枪，命令他们把两具尸体的内脏和肠子取出来，然后把剩下的肉放在火上熏烤。那些肝脏，因为新鲜可食，所以被分割成相同大小的一小块，被大家当场吃掉。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熏烤过的人肉被补充进口粮里分发给大家。领导的行动得到了两名军士的支持，他们把所有的武器收缴起来，锁好并保管着钥匙。一旦需要更多的肉时，领导就挑选下一个受害者并当场开枪打死他。这就是德军巡逻队在那张临时桌子上发现尸体残骸的原因。几天后，苏军的反攻开始了，当他们席卷过矿井坑道时，这些坑道里的苏军终于出现了，他们对德国部队发起了攻击。

坑道里阴暗抑郁的气氛再加上难以用言语形容的臭味，一名猎兵当场呕吐起来。等他吐完后，站起身拨开了手中MP-40冲锋枪的保险，很简单地说了一句“你们这些肮脏的败类！”，说罢，对着这两个俄国人打光了整整一个弹匣的子弹。排里的军士命令大家赶快出去，猎兵们在黑暗中踉踉跄跄退出来，离开了这个地狱般的坑道，终于，回到地面上，又呼吸到了新鲜而甜美的空气。

对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这个小插曲而已，但却让我了解了战争中人性的黑暗。

有一个传闻说，最高层曾下达过命令，如果俘虏了这样一些苏军领导，不应该给予他们战俘身份的待遇，这些所谓的指令在下达时，也许还有一些含糊的理由。即便如此，我们对那条邪恶的坑道还是很客气的，对我们来说，开始进去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没时间做更深入的思考了。眼下最重要的是食物和睡眠，天亮前

↑ 行进在苏联领土上的德军士兵。由此图可以看出，德军的机械化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普及，大部分部队还是依靠步行和骑马。图中的坦克是德军的一号轻型坦克，装备了两挺MG-13机枪。



↑ 炎炎烈日下，德军部队正在行军，也不知道是前进还是撤退，不过看这些士兵的表情，倒像是一次长途旅行。



↑ 狂风中侦察前进的德军士兵。